

丁文江文集

A COLLECTION OF
WORKS
BY V. K. TING

第五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丁文江文集

A COLLECTION OF
WORKS
BY V. K. TING

第五卷

欧阳哲生◎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丁文江文集·第五卷/欧阳哲生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355-5536-6

I.文… II.欧… III.①丁文江(1887—1936)—文集 ②彝语—碑刻—文集 IV.Z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4845 号

丁文江文集
第五卷

欧阳哲生 主编

策划编辑:邹树德

责任编辑:李海棠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b.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b.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10×1000 16开 印张:29.75 字数:480 000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55-5536-6

G·5531 定 价:73.6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丁文江



1936年《爨文丛刻》初版书影



1914年丁文江在云南调查时与彝族向导摄于鲁南山。右立者为丁文江，中间为彝族向导

Hotel du Nord Peking.

Diner cénoréique



Sous la direction spirituelle de la *Dame pékinoise*,
en l'honneur de R.^r le Dr. Andersson,
le 25 Avril 1927.

Hors d'oeuvre

Meletta sardinites

Soupe

Testudo insolitus var. anderssoni

Poisson

Capitodus eremiei
avec sel sur *Arbicularia wheileiensis*

Viande

Chilotherium anderssoni
avec *Cuneopsis* et *Quadrula*

Volaille

Struthiolitus juvenilis
avec *Sequoia langsdorffii*

Glace loessique

sur *Ostrea denselamellosa var. tientsiensis*

Gateau stratigraphique

Fruits paléolithiques assortis

Café néolithique

Liqueurs préhistoriques

Wang 35

J. H. Andersson

Wang 35 2/3

Scott 1927

Wang 35

Scott 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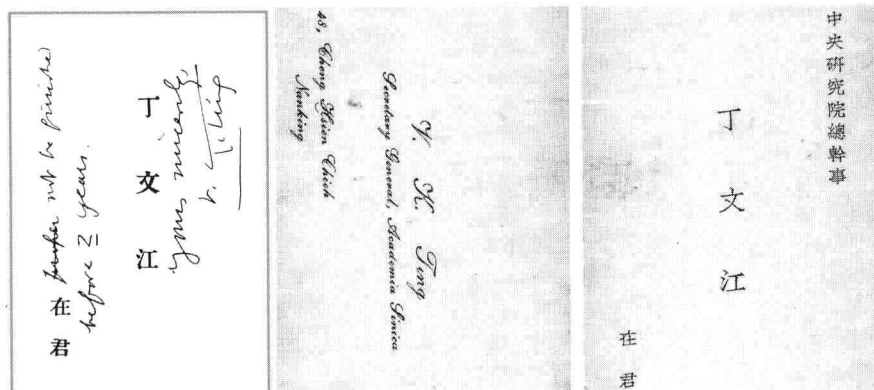
J. S. Lee

Scott 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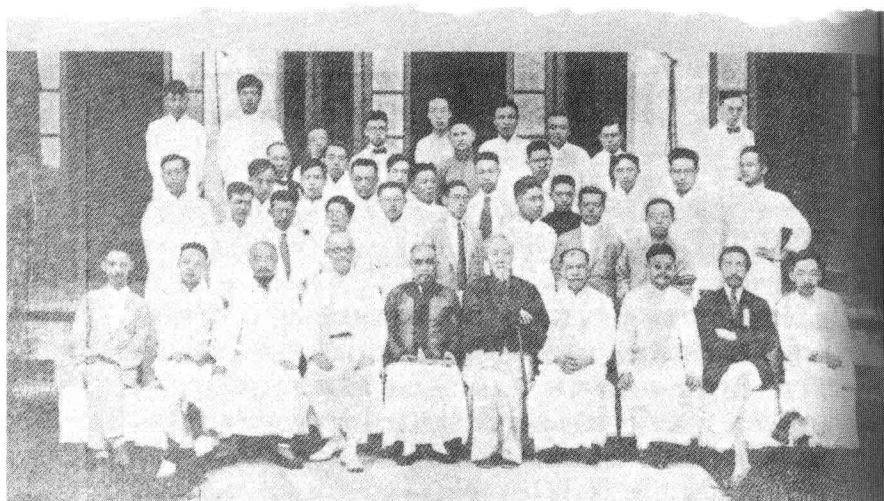
1927年4月20日丁文江为首次发现北京猿人牙齿举行庆祝宴会上的菜单



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区域路线图



丁文江使用过的名片（丁安如教授提供）



1922年丁文江（前排右一）在南通参加中国科学社第七次会议合影



第五卷说明

《爨文丛刻》一书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1月出版。书名原题为《爨文丛刻》甲编，可见作者还有意续编，因丁文江先生当年去世而未果。现据该版收入本文集，另将闻宥先生的《读〈爨文丛刻〉》、董作宾先生的《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甲编》和马学良先生的《增订〈爨文丛刻〉序》三文作为附录收入，裨读者参考。

《爨文丛刻》自序

《爨文丛刻》共十一种，除去《夷人做道场用经》是谭锡畴先生从四川西部带回来的以外，都是我自己从云南、贵州所搜集的獯獯文。“獯獯”是云南的俗语，含有轻视的意思。他们自称为“聂素”，是云南最重要的土人中之一种，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四川、云南交界的大凉山是他们最后的根据地。在山里面，汉化的程度很浅。从大凉山向外边走，北到大渡河，南到北纬二十四度，西到西康，东到乌江，都有他们的村落。但是距大凉山越远，汉化的程度越深，种族越不纯粹。他们说汉话的时候自称为夷家。这当然也不能用为人种的名称。《云南通志》普通称他们为爨蛮，所列的爨蛮语言七百七十余字，都纯粹是獯獯语。按《史记》、《汉书·西南夷传》都详于地理而略于人种，惟《华阳国志·南中志》讲诸葛亮平南中，“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分其羸弱配大姓集、雍、晏、爨、孟、量、毛、李为部曲”。又说“亮受其俊杰建宁（今昆明县）爨习，朱提、孟炎及获为官”。这是爨人见于史书的第一次。仔细看起来，爨原来是当日这种人中大姓之一。现在所保存的大小爨碑，爨龙颜碑在陆凉，爨宝子碑在曲靖，都是在獯獯的区域以内。前者作于刘宋大明二年，后者作于晋安帝义熙元年（碑称大亨四年）。两碑字都写得很好。爨宝子碑不知道是谁写的。爨龙颜碑的书者是爨道庆。我们可以想见诸葛亮平南之后，獯獯的大姓，如爨习的子孙，汉化程度之深。从什么时候起爨由姓氏而变为人种的名词，现在不能知道。但是樊绰的《蛮书》的名类篇已经说，西爨为白蛮，东爨为乌蛮，“在石城、昆川、曲阪、晋宁、哈猷、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陟头谓之东爨”。途程篇说，“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卢鹿蛮部落。第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獯獯当即卢鹿的转音（亦郎武定之所谓罗婺）。所以称獯獯为爨，从唐朝起已是如此。我现在称本书为《爨文丛刻》，大概没有错误。

西南人种本来极其复杂，一般人对于他们的认识又极其幼稚，所以往往误用猓猓或是苗的名词来混指其他的种族。民国九年，我在协和医学校讲演，曾把所有云南的人称做一个有系统的分类。现在略引于下，以备读者参考。

讲云南人种最详细的莫过于《云南通志》，它征引他书所得的人种多至一百二十七种，其实其中同种而异名的不计其数。譬如聂素就是猓猓；摆夷就是傣人，也就是白夷；土人就是土獠；葛猓猓就是个猓猓；鲁吾就是罗婺；摩察就是麦岔，也是维亚尔 Vail 神父所谓葛尼 (Gni)；阿者就是阿葜，也就是阿车；姆鸡就是鲁机；扯苏就是车苏；猓黑就是喇乌，也就是三撮毛；喇猓就是喇鸡；阿系就是阿晒；卡喇就是戛喇；结些就是羯些。其余如所谓飞头獠、地羊鬼等又全是迷信，与人种无关。若是把种类相同的归并起来，云南共有土人十五种：

1. 摆夷 (傣夷或是白夷) 包括水摆夷 (吕人)、花摆夷、侖人 (龙人)、沙人、黑沙人、白沙人、土獠 (土人或是土老)、花土獠、白土獠、黑土獠、孟乌、刺毛、贵州的独家和广西的僮人。

2. 民家 (那马) 大概是大理国的贵族与汉人的混种。

3. 猓猓 (猓罗、爨蛮、聂素) 包括黑猓猓 (黑乾夷、乌夷、乌爨)、白猓猓 (二夷子、海猓猓、海夷、密义)、妙猓猓、乾猓猓、阿者猓猓 (阿车或是阿葜)、鲁吾 (罗婺)、撒完、葛猓猓 (个猓猓)、大猓猓、小猓猓、摩察 (麦岔)、姆鸡 (鲁机)、白姆鸡、黑姆鸡、扯苏 (车苏)、披夷、披沙夷、蒙化夷、东川夷、阿成。

4. 窝泥 包括白窝泥、黑窝泥、普特、卡高 (卡隋或是阿度)、驃人 (驃人)、苦葱、扑喇 (普喇)、白扑喇、马喇、沙卡 (阿戛)、山苏、糯比、黑铺 (黑濮)。

5. 猓猓

6. 猓黑 (喇乌、喇五、喇鲁、三撮毛) 包括大猓黑、小猓黑、普剌。

7. 緬人 包括阿昌 (戕昌)、喇猓 (喇鸡)、白腊鸡、阿系 (阿晒)。

8. 野人 (野蛮即緬人之所谓 Kachin)。

9. 苗人 包括青苗、黑苗、花苗等。

10. 瑶人

11. 蒲人 包括蒲蛮、卡瓦、卡喇（戛喇、哈喇）、利米、小利米、结些（羯些或是遮些）。

12. 安南人

13. 藏人 包括古宗与野古宗。

14. 西番 包括西番、野西番、么些（那西）。

15. 怒人 包括怒子和求子。

这十五种人的语言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下列的三个特点：

1. 一字一音，所谓单音语。

2. 无语尾变化，所谓孤立语。

3. 有平、上、去、入等各声之别。

这三种特点都是中国语所有的，所以这十五种语言都与中国语有关系，合在一处为震旦语系。

我参照英国人戴维士（Davis）的意见，就各种语言的性质分类如下：

1. 掸人类（Shan）

甲、摆夷

乙、民家

2. 缅藏类（Tibeto-Durman）

甲、爨人

子、猓猓

丑、窝泥

寅、猓猓

卯、西番

辰、喇乌

乙、缅人

子、缅甸人

丑、野人

丙、藏人

子、藏人

丑、怒人

3. 苗瑶类

甲、苗人

乙、瑶人

4. 交趾类

甲、安南人

乙、蒲人

以上各种人，只有安南人、藏人、缅人、摆夷、傈僳和么些有文字。安南人是借用汉文；缅人、藏人和摆夷都受了佛教的影响，用从梵文变化出来的字母拼音。惟有傈僳和么些用一种象形文字。两种语言本来极其相近。么些有两种文字：一种很幼稚——象形的痕迹完全保存，另一种似乎与傈僳文很相近而不相同。

最早研究傈僳文的是在云南的天主教士维亚尔 Père Vial。他在 1898 年已经出版了他的 *Les Lolos*，翻译了傈僳的宇宙源流的神话，而且把傈僳文和法文并列。其后他又著了一部《傈僳字典》。最近研究傈僳文的是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1931 年，他出版了《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他所搜集的材料很多，可惜大部分还没有付印。我第一次看见傈僳文，是在民国三年。那时我从云南到四川，经过武定县的环州，李士舍的夫人送了我一本《占吉凶书》。书是先用朱墨写在草纸上的，以后朱字上又盖了一层黑墨。我屡次请教傈僳的“师傅”，他们都说是占吉凶用的，但是他们只会读，不会讲。

民国十九年冬天，我从四川到了贵州的大定。因为得到了赵亚曾先生在云南被害的消息，没有心绪再做地质的工作，同时又因为约好了黄汲清先生在大定会齐，不能不在那里等他。同行的曾士英先生看见我闲居无事，哀悼懊丧，极力劝我想法子消遣。于是我才再着手研究傈僳，一面测量他们的体格，一面搜集他们的书籍。第一部搜集到的是《玄通大书》，是内地会教士斯密特小姐 (Schmidt) 替我用八元钱买来的。内地会里有一位傈僳“师傅”，能读经典，可惜他不通汉文，不能翻译。其后有人介绍一位罗文笔先生。他已经七十岁，少年时曾经应过县考。他自己说原来是白夷家 (白傈僳)，本不懂傈僳文，五十岁以后信了耶稣教 (先在内地会，以后转入安息会)，想用傈僳文翻译《圣经》，才发愤学起来。他带了

一本《帝王世纪》来给我看。我请他逐字讲解，才知道大部分是水西安家的历史。大定原是水西土司的地方——所谓水西，是指乌江之西，是明朝最有权力的土司，最后为吴三桂所灭。书从宇宙开辟讲起，到吴三桂攻灭水西为止。罗文笔先生懂得注音字母。我于是给他约定，请他把他所藏的七部书全数翻译出来。翻译的方法，是先抄傣文为第一行，再用注音字母译音为第二行，然后用汉文逐字对照直译为第三行，最后一行乃用汉文意译。他照我的方法，费了三年的功夫，才把七部书译完，陆续邮寄给我。这就是本书里面的《说文》（又名《宇宙源流》）、《帝王世纪》（又名《人类历史》）、《猺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和《权神经》七种。《玄通大书》的译名也是罗文笔先生定的，但是他说没有经过师傅，不能翻译全书。因为要保存傣文真相，只好用罗文笔先生的墨迹石印。又因为《玄通大书》原来尺寸很大，不能再十分缩小，所以其他各书不能不以它为准，每页分印上下两页或三页，卷册未免太大一点。

在大定时又听说城西南四十里有一块千岁衢碑，是傣汉文合璧的。想找人去拓，全县竟无人会做这种工作。最后有一位书店的主人自告奋勇去尝试。等到他回来，张张都是反的！原来他只会印书，不会拓碑。他于是用印书的法子，把墨刷在碑上，所以全印反了！但是从他刷的反印样本，可以看见碑文的确是傣汉文合璧。我一回到贵阳，就托人找拓工专到大定去拓碑。那知道贵阳拓工很少，又因为在阴历底年，没有人再肯出门。最后找到了一位，再三和他商量，允许他先付一半钱做安家费，工钱以外，送他从贵阳到大定往返十天的轿钱、在大定的饭食、纸墨费和鸦片烟，他才勉强答应前往。他去了一个月方始回来。那时我已经离开贵阳往广西去了。等到我五月再回到贵阳，把他的拓本拿来一看，每张都是模糊的！因为他本来手段不高，天气又冷，墨容易冻。他从鸦片铺上起来，一脚把从贵阳带去的黑胭脂盆踢翻了。他没有法子，只好掺水。墨又淡又冻，所以结果如此之坏。我因为这碑上是有年代的，是傣文最古的文献，所以把它列在卷首，希望有人注意，另拓佳本。我上面已经说过，《夷人做道场用经》是谭锡畴先生从川西带回来的，译文及标题都是原来有的。

傣文的来历是一极有兴趣而且极重要的问题。我曾请教过傣的师

傅。他毫不犹疑的告诉我道：“是孔夫子造的！孔夫子右手造的是汉文，所以汉文自右向左；左手造的是夷文，所以夷文自左向右！”东方的象形文字大抵与中国文有关。如西夏文、如朝鲜字、如日本的假名，都是从汉文化出来的。我们细看猺猺文，却没有丝毫汉字的痕迹。这是很可注意的第一点。猺猺的经典大抵四个字（有时三个字）一句，文法与俗语不同，所以没有师傅，不能讲解。他们的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正如我们的文言与白话。还有许多字单见于文言。例如“人”普通话是 ts‘o，但文字里面有另有一个字作“𠂔”。罗文笔先生的注音为𠂔。这两点都可以暗示我们，猺猺文是有悠久的历史。可惜最古的典籍，到如今发见的只有大定的千岁衢碑是明中叶的产物。

关于此点，幸而从《后汉书》的《西南夷传》得到一个旁证。《西南夷传》茆都夷下有白狼王唐菆作的《远夷乐德歌诗》三章，汉译以外，又用汉字注明原来的夷音。这是一篇语言学上极有价值的材料，值得我们详细研究的。原文如下：

汉 文	白狼文	汉 文	白狼文	汉 文	白狼文	汉 文	白狼文
1. 大汉是治	提官隗撟	2. 与天意合	魏冒愉槽	3. 吏译平端	罔译刘脾	4. 不从我来	旁莫支留
5. 闻风向化	徵衣随旅	6. 所见奇异	知唐桑艾	7. 多赐缯布	邢毗缁绹	8. 甘美酒食	推潭仆远
9. 昌乐肉飞	拓拒苏便	10. 屈申悉备	局后仍离	11. 蛮夷贫薄	倭让龙洞	12. 无所报嗣	莫支度由
13. 愿主长寿	阳雒僧麟	14. 子孙昌炽	莫稚角存	15. 蛮夷所处	佞议皮尼	16. 日人之部	且交陵梧
17. 慕义向化	绳动随旅	18. 归日出主	路且倭雒	19. 圣德深恩	圣德渡诺	20. 与人丰厚	魏菌度洗
21. 冬多霜雪	综邪流藩	22. 夏多和雨	茆邪寻螺	23. 寒温时适	藐浞泸漓	24. 部人多有	菌补邪推
25. 涉危历险	辟危归险	26. 不远万里	莫受万柳	27. 去俗归德	术叠附德	28. 心归慈母	仍路孳摸
29. 荒服之外	荒服之仪	30. 土地饶塿	黎籍怜怜	31. 食肉衣皮	阻苏邪犁	32. 不见盐谷	莫砺粗沐
33. 吏译传风	罔译传微	34. 大汉安乐	是汉夜拒	35. 携负归仁	踪浞路仁	36. 触冒险陟	雷折险龙
37. 高山歧峻	伦狼藏幡	38. 缘崖蹠石	扶路侧禄	39. 木薄发家	息落服滔	40. 百宿到洛	理沥髀雒
41. 父子同赐	捕茵茵毗	42. 怀抱四帛	怀稿匹漏	43. 传告种人	传言呼救	44. 长愿臣仆	陵阳臣仆

我民国九年根据维亚尔的 *Les Lolos*（那时我还没有他所著的《猺猺字典》和《云南通志》）所载的爨语，发见白狼文与猺猺文有将近二十个相同的字，就大胆的认为白狼文是猺猺文的前身。以后杨成志先生和王静如先生也都有此说。王静如先生用西夏文比较，尤其详细。现在我再用维亚尔的字典来对照，得到相同的字如下：

汉	白狼	猓猓
天	冒	mou
不	莫	ma
来	留	li
赐	毗	bi
孙	穉	shleza
日	且	tche
出	僊	dou
雪	藩	va
部	补	po
万	万	va
母	摸	ma
食	阻	dza
盐	粗	ts'a
谷	沐	Chema
安乐	夜拒	k'ai tcho
石	禄	lou
木	息	se
到	髭	tch'e
父	捕	ba
子	茝	za
人	敕	ts'o

以上单据维亚尔神父一种方言字典，白狼文与猓猓文相同的已经有二十余字之多。假如我们拿爨人各种语言来比较，相同的当然更多。例如“人”字白狼文在第四十三句作“敕”，与维亚尔字典相合。此外，如第二十句、二十四句“人”字白狼文为“茵”，与罗文笔先生的𠄎相近。第三十一句“肉”字白狼文作“苏”，与维亚尔字典不合。但是据《云南通志》么些语“肉”为“施”，又与“苏”相近。我们做这种比较要记得：（一）白狼歌是用汉字注音，后汉时这种字究竟作何读法，我们已不能知道。（二）现存的猓猓经典已经与俗语不同。白狼文是二千年前的古文，当然

不能与现代俗语符合。(三)我们的字典是一种方音(Gni)字典,不能代表爨文的全体。所以我们有上列的结果,已经可以说是出乎意外的了。纵然我们不敢说白狼文完全是猯猯文,我们相信白狼文至少是爨文的一种——凡是广义的爨文,天都作 mao 或 mou,否定词都作 ma,部落都作 pu 或是 po,差不多没有例外的。又四个字一句也是爨文的特色。

现在的猯猯语称汉人为 Shapo。Po 就是“部”字,Sha 我疑惑就是“诸夏”的夏字。白狼歌第一句译“大汉”为“提官”,第三十四句为“是汉”。这明明是借用汉音。用汉字注白狼音的人很不小心,往往同为一音而注音的汉字不同。从上面所举的例,足见在汉时是“提”与“大”同音,“汉”与“官”同音。第六句“所见”译为“知唐”,第十二句“无所”译为“莫支”,第三十二句“不见”译为“莫殒”,足见汉时与“支”同音,唐与“殒”同音。“归”字在第二十八句和第三十五句都译做“路”,而第二十七句却译做“附”。在汉时,“附”与“路”或者也是同音。又“部”字第十六句译做“悟”,第二十四句译做“补”。“补”与“悟”或者也是同音。其他如第四句“不从”译为“旁莫”,否定词放在动词的后面。第二十四句“部人”译为“菌补”,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后面,都足以为文法的参考。

当日白狼语是否写成文字,或者仅是口译,当然也不无问题。照《后汉书》讲,白狼王“作诗三章”,经邛来大山来归,郡掾田恭“译其辞语”,似乎已写成文字。而且白狼歌里面借用的汉语很多:例如“缯布”白狼为“缯布”、“圣德”为“圣德”、“荒服”为“荒服”、“译传”为“译传”、“臣仆”为“臣仆”之类。如果没有写成文字,很不容易借用这种汉文的文言的。

我们可以假设白狼文是已经写下来的文字,是猯猯文的前身。猯猯原来大概是从西北来的。《华阳国志》称他们为青羌,足见他们与羌人相近。他们的文化至今还保存游牧的遗俗:如住在山坡,不耕水田,畜羊披毡等等。最近,伯希和先生们以为猯猯语与西夏文最近,更足以证明西北是猯猯的老家。他们的字根本与汉文同源,但是极早就与汉人隔绝,所以看不出它们的直接关系。将来猯猯文的研究进步,不但可以发见语言上的关系(如否定词为 ma,部落为 pu,猯汉文至今相同),而且或者还可以知

道文字的源流。

最后，我还要谢谢傅孟真先生允许我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发表这种粗疏的材料。

丁文江

二四·八·十六